皇明嘉隆疏抄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翀等謹

題為乞貸直戇近臣以昭

聖德事臣等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

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語而翰林院編脩鄒守

益脩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指直戇觸

犯　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脩本業既知忌憚又

来瀆慢好生輕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

問了来說呂柟這廝不脩本業累次輕率、

大禮已定了巧拾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著錦衣

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来說欽此臣等聞之

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竊謂耕與守益秉不欺之朴忠職　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况之二臣者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寂求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厲激昂願立於　朝以各行其所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豪英登延忠讜有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之政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兹相繼以言獲罪束縛逮繫事出不意驚駭耳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顧望畏愞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之律其誰敢議之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剌譏之迹必置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諫鼓之置謗木之立猶非之采芻蕘之詢古之帝王尚欲取一得於千慮之餘求無過於有過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粗踈無取引喻失真未能盡當　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二臣者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體舛誤關係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盡言臺諫時

或有言而未能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昧不敢愛身自古直戇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為盛德之累故英君誼辟往往含垢納汙以示包容彼非不能強愎自遂特所惜者後世之名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跂足思見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志之士
懷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才不甚惜此所謂以陛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史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聽虧清之治索忠義之氣孕危亂之
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　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思壅塞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
益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大　聖政光明有以比跡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至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嘉靖三年五月　　日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乞加意　聽納以省空言以勵曠官事臣惟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甚非所以昭令德廣忠益也是故徒紛糾而寔繁每抗激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以為罪其猒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於治今之言也病於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離為言路大間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病痼疾久而盧扁弗治也　今日之事何以異此

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瘝曠斧鉞在念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戾臣初未之信也孜

元之　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
唯恐其不盡
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等景象耶邇来
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深再變而為
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
陛下晝此策者既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使
外無失於士大夫此法極天下之妙而不知坐
天下之拙也此固
陛下神聖諸臣莫及間有一二過言不足信執此而
擧棄之歟其殆左右神姦日伺其便
宣奏之際指摘瑕疵而故以堅

陛下之信嚮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

臣嘗披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

事　奏題可得　俞允外其如法言巽言責難

之言是非臧否一唯付之不理自夫有信任之

說卒未嘗　面進一大臣自夫有罷黜之說卒

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　內隆之說卒未嘗

清錦衣之籍言　封拜曰不可玉田京山自若

也言賞賚曰太私賞戚新宅將興也言

詔令虛文渙汗之未能也言　宮府異法協體之尤

難也李隆僉曰可殺既　朝審而覆勘廖鵬數

請行誅籍圖圓以養生他如下羅洪載於法司

却崔文之齋醮票擬出自　内閣章奏經由
乙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凡此等類言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
以為煩且瀆也自今言之暮投疏而入日旦取
旨而出應答如響略無滯礙言路之通似莫過於
今日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之曰已有
旨了曰已知道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
擾如何又這等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於
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賢路之塞宜莫過於
今日　先朝拒諫十無一荅其荅者必見諸寔事也

陛下開諫寸有十谷其答者徒託諸空言也正德年
来縉紳摧剥之餘幸有　今日諫官一書耳批
鱗攖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效蓋比仗馬之
立詎意薄言無采徒聞梟鳥之鳴然則臣等亦
自猒之矣惡用是嘵嘵者為哉臣不佞不知所
裁將呑聲而為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
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夫復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臣子
不逮匪言勿言效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
無侈于辭以眩其名於天下各該承行衙門按
日覆　奏有不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　親覽章奏委信
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
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謨弗昌厥乃官事請先
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諫唐太
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
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出
一旦之命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試監察御史臣陳邃謹

題為宥愚直以彰

聖德事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我之能賢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容

頃者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未渕不知其出於

太后懿旨也輒有論列上干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

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為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

憂疑之際　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

將以為

陛下之意有所偏重而姦邪讒佞之流或從而投間

抵隙獻媚行私以僥倖於富貴利澤之途則天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有不可盡述者乃冒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於　太后非

陛下初心也

陛下自臨馭以來所以致孝致敬於　兩宮者平均如一蓋無毫髮有愧於天地神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若今日之事果出於

太后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達孝釋群下之憂疑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下之　詔獄加之刑辟恐天下聞知者將以為

陛下因宮闈之事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

所軒輕而諍臣義士且將卷舌杜口不敢復議
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　社稷之計　俯察螻蟻之忱將馬明衡
朱淛　俯賜釋放以安　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聽納之門以荅臣工之望則
宗社幸甚
嘉靖三年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言官論事不察虛實妄言煩擾這廝輙先論救
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一併打著問了来說

戶科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遵

成憲保全諫官以開言路以光

聖德事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為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于酒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

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群臣皆為黯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臣且由加奬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

祖宗以納諫為家法

太宗視朝罷　召六科給事中　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

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
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來朕每閱
群臣之言未嘗不反復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
不悔則當特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
中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之
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
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
朝參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
謙言事但其言有過實者你可諭衆人以朕之
實心遂　命士奇書　勅引過命謙如舊
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官言事

雖訐直煩瀆者不加罪也凡
朝政有關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
陛前面劾之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面劾群奸至手
擊錦衣衛指揮馬順致死則當時諫官皆得面
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謇諤
之風以開有億萬年之業端在於此洪惟
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治𢘆𢘆求言臺諫章疏一
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悃以爲千萬載一
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衰于往昔聽納之美少
渝于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慢致忝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

詔獄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慎重 綸音以示天下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
下後世四夷稱為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柰何反而罪之
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
旦壞之而有餘在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
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跖沮
奸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弦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
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耶且繼曾所以敢觸諱

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
不愛身重祿縱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　朝廷設諫諍耳目
之臣顧如此　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
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
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今乃以言語之失罪諫諍
之臣無乃為　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
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耰鉏
挺而起者州邑相望去冬無冰霜夏殞山谷
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於元

旦之日南京以達於河南浙江陜西等處不期
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
者也
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 詔求言上下交脩猶恐天
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
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
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 聽納少倦或
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曽若復補外誠恐群臣以為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
沮塞奸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

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恤思忠義正直之氣
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
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
復以言罪諫官訐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
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　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嘉靖三年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臣李學曾等謹
題為乞　宥狂直以開言路以彰
聖德事近該禮科給事中劉㝡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節該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㝡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欽此臣等一聞　嚴命相顧錯愕莫知所
以徐而思之此非
陛下意也太監崔文誤之耳臣等伏覩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委聽言官間有論事過激
舉劾過訐者亦每荷　優容不加之罪是以言

者爭先獻納謂忘忌諱先民有曰主聖則臣直
又曰君明則臣直信其然矣　今日劉寀論劾
崔文傷於狂直實
陛下聖明有以感召之也夫崔文從事齋醮濫費財
用劉寀得於傳聞即指而論劾其事之虛實未
加詳察固不能無罪但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之心則可亮也迹雖涉於輕率而念惟納忠言
雖近於謬妄而志在惜財
陛下誠亮之則其萬一猶可進也然此事匪特寀一
人言之　內閣大臣嘗言之吏部等衙門嘗言
之臣等六科并十三道亦嘗言之未幾復聞

內閣齋醮日漸停歇大小臣工莫不欣欣相告謂

陛下樂於昌言而勇于從義如此三五之治無難致

矣詎意奸深崔文唧寂于中旬月之後伺閒乘

釁復有查明銀數之 請誤家

陛下聽而行之寂因疏辯遂得調外之

命臣等故曰非

陛下意崔文誤之也夫文與寂雖有內外疏密之殊

均之臣子也

陛下於文一則曰饒他以寬貸之一則曰宜照舊安

心辦事以慰悅之至於寂則畧無假借非惟不

聽其言又從而斥逐之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

親果如是乎況官本以一介草茅所受者
朝廷之官所食者　朝廷之祿予之奪之官何有
馬第恐因言罹禍則人皆以言為諱殆非
祖宗設立言官許以風聞言事防微杜漸折奸萌之
深意也且此端一開則直氣自是而沮言路自
是而塞奸邪自是而肆志忠鯁自而垂首將來
雖變兆幾微禍貽隱伏或有大不利於
宗社者人誰敢言
陛下亦無從而知矣如正德年間逆瑾用事摧抑言
官始令回話不已而罰俸不已而降調馴致雄
銳恣于內寧彬橫于外上下乖隔

宗社幾危此
陛下於潛邸必嘗與聞今日諸臣亦有嘗所共見者
可不鑒其故轍而忍復蹈之耶伏望
特弘天地之量 少霽雷霆之威收回
成命仍復原官則衆之感 恩圖報自不容已而
聖德之光大益有以昭于天下後世矣臣等無任懇
切析 命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
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
從降調外任以稱朝廷容言之恩這廝每如何

又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
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王時舉謹

題為陳末議以重臺諫事臣切惟糾正百僚察舉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恒欲諱己之過而己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招尤也惟臺諫之職則發人之奸奪人之爵甚至律人之罪咸任怨而不辭或機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冒艱危即抗言而無忌匪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其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持之不專而人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復有以禁之臣恐智巧之士皆將緘默而苟容之矣非所以廣聽聞而防壅蔽也臣猥以庸愚待罪諫末謹即

臺諫之當重者條為二事仰瀆
天聽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行則憲體崇
而言路廣矣
計開
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見內而科道外
而撫按凡有糾劾我
皇上必下之該部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
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宜愛惜故必廣之咨
訪考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是公非
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為然也故被
劾之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

上命可也或心迹未明具疏自白可也若乃私逞胸臆摭拾浮辭徑欲擯斥言官其阻壞憲體也亦甚矣此風漸長臣恐言者之杜口橫議之紛紜而奸邪不得以　上聞也伏望

皇上軫念耳目重寄敢言為難今後凡被劾官員希圖報復輒將言官指摘論劾擯斥者查照律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搆陷而奸邪知所警懼矣伏乞

聖裁

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得糾舉官員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蓋以生殺予奪悉

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將

明命之意其制固未嘗不美也但

皇上之所俞允者多據各部之覆奏而各部之覆奏

者亦憑內外之章疏耳夫如是則

皇上之所俞允者乃與衆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

於其間也惟其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

恐佞巧之奸恃彌縫而漏網狙詐之徒依城

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掩覆敗以為功有一於

此其關係豈眇小哉苟盡諉之曰業已有

旨而不敢再劾焉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防

萌之道也伏望

皇上兼聽並觀取人爲善凡各部覆奏事宜如有未
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
得以悉輸矣伏乞
聖裁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

工科給事中臣衛道謹

題為優容諫官以隆　聖治事該禮科給事中劉寂題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寂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劉寂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不下六七萬兩因崔文有撫拾之奏而劉寂遂蒙外任之除臣切惟

祖宗設科道等官寄以言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言之而當則採而行之言之不當亦宜置而

不問古之善治之君於直言敢諫之士或賞之緡或加之官正所以作其慷慨敢言之氣而誘之使言也誘之使言尚有不肯言者況因其言而挫折之乎頃者崔文奸邪壞事劉寂劾之乃其職也但其事不詳審言多過實誠為有罪然亦薄乎云爾自唐宋以來諫官許以風聞言事寂之罪亦一時風聞之誤今遽斥逐之不亦太甚已乎慨自　先朝逆瑾寧彬相繼擅權一時敢言之士斥逐略盡賴

陛下英明誅竄權奸收録擯斥士氣復振天下翕然稱　聖天何近日以來李學曾以觸忌諱而[illegible]

俸章僑以觸芮某賢而罰俸乃今又逐劉敀矣

遠近聞之莫不驚駭咸謂

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臣仰窺之有以知其非

陛下之本心也将無以崔文之奏左右之請重違其

意而有是乎夫文宦官也敀言官也敀劾文而

陛下逐敀臣恐天下聞之必謂

陛下為宦官復仇而逐言官其為　聖政之累

聖德之累也大矣且聞非獨陷一劉敀也近嘗排一

刑部尚書林俊矣始俊以守法不發李陽鳳等

於鎮撫司

陛下令其田話田話未幾而稱疾矣稱疾未幾而已

休矣是俊之去雖名曰乞休實文有以擠之也

陛下以文一人之故既失一大臣又逐一諫臣夫大

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諫臣者

陛下之耳目也內臣者

陛下之斷役也以斷役之故而去大臣與諫臣譬之

人以一指之過而自傷其股肱耳目謂之智可

乎且俊已去矣寂已遜矣為文者方且傍然安

於其位　明旨荅之曰端謹老成曰小心廉靜

曰方切任用溫言善辭不一而足嗚呼彼文者

臣不知其何如人抑不知其有何才能而

陛下眷之不知何以至此極也且方切任用者不過
用之設醮誦經而已設醮佛老之左道左道亂
政者必誅文得免鈇鉞之誅幸矣
陛下寵護之方爲之宥過一言官萬一有權幸甚於
文而奸賊如陸彬者又孰敢指而言之耶臣恐
人人以寂自懲結舌苟容壅蔽日深奸邪得志
豈國家之利哉今天下誠少一劉寂亦不惜
一劉寂惜之者言官也亦不惜一言官惜之者
朝廷大體也 朝廷大體
陛下柰何自壞之耶伏望 念股肱耳目之重收回
成命將林俊遣官諭 旨再賜慰留將劉寂仍復原

官以存大體特　勑法司將崔文李陽鳳等通
行提問亟　賜罷斥則天下幸甚尤望今後諫
官言事雖風聞之誤亦特　賜包容庶幾臺諫
敢言公論大明　國脉延永而
聖治益隆矣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
寂効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囬話又不認罪姑
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優容之恩這厮知何又
這等奏擾忿懟囬護本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
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臣等切惟人君以求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採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之願也夫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君於臣子之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者非明主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言者無費辭受者無難色是之

謂至治三代以下人君於其臣之言或聽或不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之者常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 聖體屢爾違和具務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 睿覽其閒千數百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於

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感動覺悟 深宮幽邃之中有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祗敬湯之日新文王之小心翼翼武王之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覩邸報奉
旨詇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於遠
近傳聞之人亦謂
陛下不宜有如此批荅也夫所謂詇衙門者如今之
六部三法司百職事之屬也故凡銓選禮樂錢
穀甲兵刑名土木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
曰詇衙門知道可也至於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在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詇衙門何與焉語曰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己而不在人
也夫臣等所言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乃

古先帝王之所以保身保民永年昌後之道也
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當採而行之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
以為言官大言者之戒今徒付之於該衙門毋
乃以其言為常談不足聽信姑為是尋常推托
之詞抑或以其言有拂戾於
聖心而為是拒絕之詞也夫人主之患莫大於拒絕
人言傳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
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其可得乎甚言人言之
不可距絕也臣等思今日如此之批答非

陛下之過也句章奏者之過也然其端有二或隱匿不以上聞是謂蒙蔽或票擬不由内閣是謂攬權夫人主之患莫大於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之總明爲國大蠹其罪浮於亂臣賊子以

陛下左右腹心之臣而負此二者之大惡

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至於攬權苟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

武宗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國不得治天下不得安寧者其弊正在於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奈何今日又忍蹈襲之耶臣等職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切念膳

章於數千里之外待報於一二月之間心有餘
而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以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為然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
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臣等之言不
足聽也不足怪也今老臣耆德杖起於朝法家
拂士襟連於國其所以排琅玕而叫閶闔吐忠
朴以報　明主者方未已也倘
陛下不加奬用一切以是拒之其所以失忠良之心
塞諫諍之路豪傑解體奸邪萌志聰明日蔽於
上惡政日加於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於

今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勵萬機而不間於旦暮之功

俯聽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切於身心者務躬行

之不怠利於 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君身

正而萬事理 國家治而天下平矣臣等萬死

謹再瀆 聞惟

陛下采納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容直言臀嚴譴以廣

聖聽以戢近習以安人心事臣切見禮科給事中劉

寂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内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内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寂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朝驚駭夫

劉寂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暨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　朝廷缺失奸邪情狀責

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於
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且觸忌
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情而冀善言也所以
畧小過而存大體也竊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脩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
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憸佞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廉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
事出鳳閣崔文指以齋醮為由侵用
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效舉職事也當取此疏下時臣
切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疎暗
不知　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習也詎意閱
月之後復有崔文強肆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取以假齋醮侵　內帑劾崔文有
是事當　命內司稽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
諭左右而為先事之防豫為　朝廷慮無不可
也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
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為墮甑矣
乃敢喘息而肆為反噬之計乎乃敢譏譖而詿誤

陛下乎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意文彼効自以肺肝畢見所懼在

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左右而求免於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

陛下曲賜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讒計度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讎言者發其陰事潛為沮撃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

陛下致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設敢諫之鼓立誹謗
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
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謀之過也舒徐以
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
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
默不言誰則不能蓋有言必有讎凡言官所指
不讎之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奸宄為
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齏粉也罕矣
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
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

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於君下無怨於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而其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況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史

史為千古盛德今寂忽以言得罪臣恐非
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
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黙污之觀者以為何如夫
嘉靖改元一詔
陛下一代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
亦草草粗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詔質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轍固將
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實
陛下當自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

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末主之下乎就使寂言委狂妄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共以

明詔為主而資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望矣寂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可況可使聞於夷狄乎寂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

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宦官也文之所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
也寂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闢異端也寵幸宦
官非
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寂狂率天下則曰
陛下阿私近幸之故
陛下雖曰寂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寂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
益著此一事最於言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己而罪言官彼漢唐宋願治之主猶弗爲

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救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事一出遠近傳布其於　盛德關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為　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為兇悍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而罪言官虧　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失蒼生思治之望首壞　明旨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長奸諛驕横之氣他日事有大於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之後世有兼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寂為其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上設齋醮因而盜費　內帑不貲給事中劉寂以為文愬之　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　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於一時而實使

陛下取譏於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局蹐南內抑欝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於人心威令未行於左右無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寇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
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脩奬忠直求善政以祈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惡言拒諫是病之入井烏喙而却和扁也况左右近習多宦披宿奸習於揣摩敢於縱肆方朝夕窺伺
陛下之淺深
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銜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恩顧拂逆天下之心爲之黜責言官箝制

天下之口細民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
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吒隷耰鉏
不特起於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今也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急改
成命存劉蕡以誘致盡言罪崔文以淵雲
聖德于以疏通既塞之言贖于以招徠將散之人心
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矣
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
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
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於口必觸犯
近幸但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
君父於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罪一也一時
之禍是為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實以得罪名教
臣非不鮮而為是贅言也亦非瞑目肯行而自
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其近且輕者而居之
誠日夜拳拳於　君父不願
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疏遠而亮其衷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於收回使天下之人知今日罪言官
之事果非
陛下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待罪言路

之臣亦幸甚昧死狂瀆干冒

天威

嘉靖二年八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高等謹

奏為體悉情以保治安事臣惟保安圖治之道無他要在通天下之情而已能通天下之情然後能得天下之心古之善治者然也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其意以尊卑之勢相懸則上下之情易壅故曲為體悉多方以求通之是以天下人心翕然歸往運祚之遠者七八百年次者亦不下五六百年至於後世遠不及古一治一亂要皆繫天下之人情通者治壅者亂曉然可歷指計也仰惟

陛下臨御之初信用輔臣召起遺逸廣通言路剗剔
群僚大小臣工朝入章疏暮奉
綸音靡不曲中人情允當事體在 朝在野欣欣望
治蓋自
陛下直古帝王之資故大通天下之人情以基億萬
斯年之運祚者也近聞在 廷諸臣何孟春等
有以 闕之舉致冒
天威宣諭撻辱臣等切惟諸臣雖狂直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夫諸臣冠裳袍笏從
容朝著之間何其榮也身一伏闕遂至幽囚纤
縲之中鞭撻 大廷之外何其辱也寧為此而

不為彼諸臣之情其必有甚不得已者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
陛下之明　日月也少肯迴光内照掩躬自省察諸
臣今日之情果何為哉俯伏　闕廷之下以干
朝廷不測之威其情必壅而不能上達者知其有
所壅
陛下必思所以通之矣尚忍罪之耶惟
陛下之明不加之意斯以諸臣為欺罔將見諸臣之
情益壅則天下之情亦壅天下之情壅則恐天
下之心危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自古天下之
情不自壅皆由小人而壅之今日諸臣之情桂

萼張璁之所激也蓋

陛下大禮之　詔下未旬月而萼等敢為兩考之號不除萬世之笑未已之說以簧惑

陛下之聽上援　天子之尊以行胸臆之見欲

陛下為朝更暮改之政以快其曲學偏見之私在

廷諸臣之情隔於　繇陛之遠而不能面陳見於章牘之繁而不復取信故惘慌危迫而至於伏

闕諸臣至於此豈得已哉

陛下當思所以體悉之不宜重挫之也在易上下交而其志通於卦為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於卦為否否泰之幾繫於上下交與不交耳

陛下身為保泰之主其可不思所以通上下之情耶

且諸臣之所以為此者以

君臣大義百不忍負故恐而就此耳

陛下從而加之罪使或此風遂長人乃訓之朝署之

間俛首結舌旅進旅退胥而為害是豈

陛下之利哉況情之於人猶水之於川也通之則順

壅之則逆故傳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陛下其可不加之意哉伏望

陛下遠法三代之哲王近守

列聖之成憲博采群議不偏聽而生奸大通物情不

壅下而啓蔽惜人才如元氣繫人心於命脉實

宗社無疆之休亦
聖明永終之譽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事已經發落況今又有詔旨了李高等這廝
每狂率輕瀆又來拾掇好生欺慢法度本當拏
問治罪姑從寬饒這遭還各罰俸兩箇月再敢
有来挑亂奏擾的定行責治不饒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史于光謹

題為赦過宥罪以光

聖德事臣聞之聖人喜如春怒如秋天道在我也其喜以天故天下共仰春生之仁其怒以天故天下共範秋成之化往歲先後言禮伏

闕諸臣坐躁妄之罪

陛下怒而罪之此凛秋肅物之權固天之道也然是時中外臣民皆知

陛下特出一時玉成之意使之動心忍性所謂益之以凶事非固欲終絕之近該御史張袞疏乞

聖宥果蒙　勅該部看詳郎報一出不但舉朝臣工

加額忻仰凡都下廝役賤吏皆歡呼告語以為
聖天子將還前日得罪之臣矣天道煦物之春其蘖
人一至是哉既而吏部詳覆上請
聖裁而　命下報罷又有以仰見
聖意玉成之深欲其磨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夫
天地之春有所不動動則必舒
聖人之仁有所不行行則必貫況諸臣皆
陛下所親拔擢欲與共圖治理以茂　中興之業者
而廢謫已兩閱歲大臣未遂其先憂後樂之忠
小臣未遂其幼學壯行之志家居者或年垂晚
暮謫寓者或處于瘴鄉一旦有如劉安世之齋

志以沒如范祖禹之梅州不返
陛下愛惜人才之心必有　宥過後時之悔雖人才
消息代不終乏然沮德明求巢之奸寢淮南叛
逆之謀者皆譽望素著之臣也伏望
陛下早施春生之仁即起諸臣於懲艾之後必皆感
恩思奮以圖報稱將来績效可必其有大裨補
聖治無疆之休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illegible]仁山等謹

奏為乞賜 天威宥狂直以昭開言路事臣等近聞

兵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下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事過當誠為有罪

矣而 詔旨太峻譴責太嚴驚駭物聽不亦為

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聴明大闢言路雖有拂意逆耳

詆訐狂妄之言尚能 虛心以聴俯就延納其

時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亦

不過此是以 先朝之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

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未及二年之

久而

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既怒劉寀之言而深斥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深惜

聖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繼曾身在言責有所見而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以上　聞以效一時之愚

陛下不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今乃囚之於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憭若將有大辟重辜而不可少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忍於繼曾如是哉臣等逆知非

聖意也蓋恐欲竊政弄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

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謗
詔肓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
震怒而墮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之威權既重則
陛下之耳目自塞臣等恐忠直由此而鮮體莖諫由
此而咋舌目覩將弊口不敢言將来
主上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疵繆孰從而舉
之臣下之奸邪海内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
使其時或有美權蠹政荼毒海内如劉瑾假寵
納賂濁亂朝政如錢寧江彬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况今天下災異疊見東南之死
殍成丘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
淵衷思圖治理豈宜輒罪諫臣自生蒙蔽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之量思 祖宗建言置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愆復繼曾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
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聖明之世决不以
言罪人尤望自今已後凡有奏章必付閣下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人猶
有效忠之願破奸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社稷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嘉靖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浙江等道署道事監察御史臣梁世驃等謹

奏為 宥言官以存

國體事臣等切惟人君以兼聽廣納為明以藏疾匿瑕為量明無不照則邪佞不敢奸量足有容則讜言日益進是故逆耳之言明主之所亟求而直言不關識治者至以為甚於災變之可畏也近該給事中鄧繼曾以 脩言不關於

內閣而建言遂失之躁狂儻非涉之於疑則必聞之有誤要之忠直之過也

陛下責以悖慢誠是也下之 詔獄得無甚矣乎臣等聞之既驚且駭將信而疑以為

陛下即位之初既　詔科道官照舊言事矣今茲舉也無乃　聖意之少違耶臣等竊惟國家之治否由言路之通塞體勢所在關係匪輕自古善視人國者每先之此固

陛下之所洞鑒者也夫繼曾之所論建其中詳悉固未及知觀其意大約以王言為重耳臣等敢以為本無邪心也非為身家謀也在昔商書說命有曰王言惟作命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蓋言所係之重且大也如其善而莫之違則一言有興邦之利如或未善而莫之違則其害又可勝道哉繼曾之心疑有見

於此又以身為言官職專封駁言不激切不足以動

陛下之聽用勤効忠之益遂進納約之規是誠可罪也原其情誠非為身家謀也實本無邪心也罪亦可恕也況夫古先哲王每以為聰明有限治亂非常從諫者昌自用則小於是乎植旌置鼓立木垂鞀以來夫諫矣又慮其不諫也於是乎假之以優容諭之以德音又恐其不直也又於是乎有金帛之錫衣馬之賜惟欲必聞其過而后已以至於言之難受者則每置於包荒之中事之所無者亦必以為先事之戒固未嘗厭薄

言踈而罪之也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未嘗以言受責也故唐臣陸贄進言於其君曰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表我之能恕今繼曾之言直矣狂矣能恕能賢乃

陛下之美德今茲罪之得無少損矣乎且我

祖宗以來設官分職獨尊以言責寄之科道百餘年來扶持綱紀悚懼奸邪多有賴之未聞以進言而下獄者惟正德年間乃始有此其時其事鑒戒顯然

陛下之親燭也豈以為盛德事耶今一繼曾固不足

惜所惜者　國體之所係治否之所關耳蓋人
情畏㥪者衆剛直者稀自茲以往事若有大於
此而難言者誰為
陛下言之哉夫天下事至於人不敢言則國事之可
畏者至矣言之誠可於邑況今災異頻仍饑饉
又甚天見變則五星聚于營室地見變則震動
聞於四方人心危則盜賊充斥於各省尤可傷
者鳳廬江北父忍食其子夫忍食其妻道無完
骸野無生意此仁人之所不忍道也
陛下正宜大下哀痛之　詔廣求消弭之方不憚於
省躬不難於聞過庶幾上荅

天意下田民生甚不宜以言為諱而况可置之於法
也哉傳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唯明主可以理奪
在昔諂主或聞諫而怒後悔怒而賞之書之史
冊後世以為美談如蒙乞齋
天威將繼曾出之獄而薄其責恕其罪而復其官用
以嘉天忠直因以勵夫將來則
陛下納諫之美名容受之盛德給光前軼後而休明
之治此其基之矣臣無任懇切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王官謹

題為優容直臣開言路以圖

新政事臣讀近日　朝報該給事中李學曾董僑王

事林應驄為諫言回話事奏奉

聖旨各罰俸有差臣反覆思惟不勝驚懼切謂李學

曾等所言俱剴切忠直其於

新政深有俾補在

陛下當欣然嘉納以奬言者而乃罰俸罪責為阻塞

言路計耶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以用言為先故

人言之用不用言路之通塞攸關言路之通不

通天下之治忽所繫歷指前代明有徵驗不敢

備述臣請畧舉我　朝之治耳目所及見聞者為
陛下陳之昔我　孝宗在位時　御經筵勤學好問
退朝之暇延訪儒碩咨諏治理至於臺諫及諸
臣言議罔不嘉納而俯從之故其十有八年之
間令出惟行信賞必罰海內晏然黎民樂業及
其往也天下至今猶思之慕之而尚冀其復出
也此無他用言故也其後　武宗繼立好尚武
畧不御經筵退朝之暇惟異類邪術之人雜侍
左右日與狎昵晝夜頑頑外事巡遊拒諫忠言
扞格不入故其十有六年之間政出多門賞濫
刑潛海內騷然幾致大亂及其往也天下至今

猶恐之慫之而惟恐後之繼今者復若是也此
無他不用言故也夫同此天下也一傳之間而
忽懸異祇在人言之用不用焉關係良不小矣想
陛下毓德藩邸之時已嘗知之方其 入繼大統天
下臣民之所仰望于
陛下者不但直如 孝宗而已蓋將以堯舜禹湯文
武而深望之也今纔二年耳 詔令不信刑罰
不中名雖嘉靖之維新實多正德之遺轍一時
中外之臣咸懷忠良因事獻納各圖報稱豈意
陛下以忠為妄以諫為攖以臣下養廉之資為
朝廷罰贖之具一至此乎臣恐天下之事其所由

來有漸者其幾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蓋禍患之幾藏于細微而非常人之所預見
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聖人于
幾則競業以圖之今日之罰俸雖小然無巳則
將箝忠良之口壞耳目之司必有禍患之來奔
潰決發而不可收拾者其幾甚大也
陛下於此將欲為　孝宗耶為　武宗耶將欲安天
下耶危天下耶為
孝宗以安天下則臣民安而
陛下亦安矣為　武宗以危天下則臣民危而
陛下亦危矣夫豈汎然身外之事不切於已者

陛下可不早見而預防之哉伏望
陛下將李學曾等特 賜優容收回罰俸之
命於其所言事理一一聽用行令益恭厥職勿替初
心仍將嘉靖二年以來大小臣工奏章通行查
出 燕閒詳覽如欲
陛下時 御經筵日近元老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
如欲
陛下讀大學衍義溫習講章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
如欲
陛下停齋醮慎近習遠聲色重刑賞者其言可用也
必用之以臣一事之建白一文之[illegible]文一

命令之封駁務必考究可否採擇施行用集衆人之
長以成一人之治庶乎慎終如始鑒
武宗之愆成　孝宗之美中興之道無踰於此不然
則權移左右害及臣工深成欺罔之奸重致敗
亂之禍其去正德之世無幾矣又何以
新政爲哉臣愚犬馬懷私不容緘默用是昧死冒瀆
伏乞
陛下試垂聽焉
嘉靖二年　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鄭大經等謹

題為恭遇脩省懇乞

聖明宥狂直以開言路以崇實政事臣等切聞天心仁愛每徵於災異之形而人主格天不在於彌文之著故必有脩省之實政而後有格天之實功其交感互發之機捷若影響而祈天永命之道豈可以襲取而得哉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来　天心默佑　靈祉呈祥固有以徵順信協一之理至誠得天之應矣邇来天變疊形災患漫出人妖物怪前此所未有焉

皇上每遇災沴以来時申脩省之政是宜天心降鑒

而百順咸集也夫何地震之異復見之
京師當一陽初長之時正　泰道方隆之會
輦轂之下遽有此變大小臣工罔不悚然駭愕災異
之蹟甫陳脩省之令隨布固於此覘我
皇上敬畏天道不遑暇逸矣然自有災異以來
陛下所以畏天彌變以為脩省云者亦既勤矣而災
異頻仍至形禁近若眞有以譴告之者何哉毋
亦徒循脩省之故事而未底脩省之實政歟明
王遇災而懼所以脩人事由天心者固非一端
必首下求言之詔以集衆思以咨善道而脩省
之政以是為先務焉今顧有不然者臣等於本

月十一日接到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陳十

事章䟽見其因事敷陳委曲詳盡語涉狂妄者

間亦有之誠不能逃於　聖明洞察之下但意

在納忠而言涉忌諱詞若支蔓而心實無欺據

其一念耿耿之忠直以堯舜三代之盛王望

陛下一時臣子咸欲步武夔龍而後已也臣等心切

愧之荷蒙

皇上不加深譴姑從降級為問禮者感激

鴻恩圖報無地復何言哉臣等切以天變方形適際

君臣交儆之候而罪摘狂戇殊非仰承

二帝之心以此應天其何以致脩省之實以盡格天

之道耶伏望
皇上擴包荒之度弘虛受之懷俯亮愚忠收回
成命俾問禮仍以舊職供事采其言之可行者悉付
施行則實政允脩而天心默順
聖恩覃布而災異潛消脩省之政尚奚以加於此哉
不是之圖雖日從於衣冠儀度之間以是為脩
省焉竟奚裨於實政而挽回乎天變也耶臣等
待罪言責深負曠瘝脩省方嚴不避瑣
瀆干冒宸威無任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馮成能謹

題為仰戴 天恩恭陳末議乞 賜益弘虛度

宣布德音以隆至治事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来 聖德含弘虛懷延納中外進言

者悉荷 兼容此誠堯舜翕受敷施之量四海

方切頌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

内閣傳奉

聖諭朕即位以来頼卿等輔弼近来科道等官不諳

事體本内敢屢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来說

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驚疑茫然莫知所自

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来荷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詞涉踈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
感激無地矣但嚴切之 聖諭方傳播於群臣
而容納之 仁言未宣昭於天下恐千里之外
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来也臣至愚極陋屢進妄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一身狥 國家者當此之
際正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故敢仰窺
聖意懇欸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後有不阿之直士又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治功照當時而芳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昌期各思靖獻是以數月以来章疏籍籍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臣人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或有激於意氣涉於風聞而粗疏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愧悚汗下

仰服　聖明矣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諸臣志在效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無論其言之當否在並蓄而並容即其諳事體者行之不諳事體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欲謂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哉天地之容物也非不麟鳳也鷹鸇虎豹無不畜焉非不珠玉也𤄃木礪石無不具焉君

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使非純良鯁直並列于朝家言户說竝聞於上其何以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不當者集棄一言之不當者則不當者離何者卜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下無度是非利害竝存於中係乎上之所導耳故明君開導而求諫和顔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責而詰之則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國是將日非矣天下之患尤有不可言者安可弗慮也昔唐太宗常責王珪温彥博附下罔上而次日謂房玄齡曰自

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耶責珪等痛自悔心公等勿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舜者何有於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豈無悔心導之使諫若

太宗之 諭玄齡者耶況今災變頻仍霪雨大水若大同之氷雹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正側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無容師帝王之遐軌 渙發德音昭示天下凡 朝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

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廣開衆正之路
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風播行於　廊廟而懷忠
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志則忠言日聞
聖聽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庶皋之風復見
於今矣夫人君德莫大於改過名莫大於從諫
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己私者則曰諫
官彰君之過不知改君之過者正所以彰君之
美也一不察而惑之則壅蔽之禍生無所不至
矣惟　聖明其垂照焉臣愚忠激切干冒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隆慶元年七月初五日奉

聖旨聽諫乃朕素心說得是的未嘗不即嘉納昨諭謂不諳事體者你每今後宜審擇所言以承朕意禮部知道

貴州等道掌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鄭本公

等謹

題為容諫臣以開言路事臣等切惟人君之德莫

大於聽忠言人君之量莫宏於容直諫自古聖

帝明王致盛治于當時垂芳聲于後世他美雖

多二者其最也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首頒　明詔內一款給事中御史職

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

許直言無隱可謂直得帝王為治之首務矣一

時大奸大惡皆以言官糾劾而剪除畧盡大利

大病皆以言官建白而興革頗多是皆

陛下兼聽廣納英識明斷故數月之間歸美
至德稱頌太平至不容口中外臣工知
陛下銳意治道故進言者多原其意固欲盡忠于
朝廷究其實間亦有風聞過當者是何也言不激
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亦其勢然也
陛下于如此之言始則受而容之置諸不問所以處
之者誠是也繼而厭之又繼而罪之夫厭之已
不克終矣罪之是何矯枉之過與近者給事
劉寂劾奏太監崔文侵費
內帑銀兩續該崔文奏辯
陛下優旨待文獨令劉寂查明銀兩來說所以容之

者至矣及劉寂自劾乞罷又調外任處之不已甚乎夫　朝廷設官豈特奔走承順為哉有官守者欲脩其職有言責者欲盡其忠今寂有言責者也知而不言則得罪公議言之少過又得罪　朝廷踈于前而躓于後為此官者不亦難乎倘有事關

社稷機涉安危臣下俱畏罪而不敢言倉卒之際不亦殆乎譬之人有盜者家童廉得其過而謂主人曰某人盜若干某人盜若干與主人所失之數雖不盡同原其意則惡盜厚主人一也今則怪其言之過而撻其身豈理也哉昔者給事中

梁本茂御史謝珊論及　内閣印信一事

陛下始則令其自查繼而釋之今最之事正與本茂等類而言之有據又非本茂等比

陛下昔之處本茂等既如彼而今之處最者乃如此臣等恐天下窺見　聖德之淺深也唐陸贄有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由是而觀之今日容最則美在　朝廷而失在最如罪最則最有直諫之名而　朝廷反得拒諫之謗矣伏望

皇上察天位之惟艱念人言之當恤乞將劉最原奏

章疏再加詳察其事果實見諸施行其言若過
置而不問仍將本官量情戒罰免調外任照舊
供職如此則言路大開言官作氣
天子之明可見萬里之外矣
嘉靖三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寂
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從
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這廝每如何又
這等奏擾您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這
遭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廣東等道監察御史臣朱寔昌等謹

題為容直言以隆　聖治事臣等伏惟

陛下龍飛之初　聖德欽明㦤心政理

命令之布儀刑古式天下延頸企踵思見治化之成

夫何近日以來事不稽謀

旨皆中出凡有批答每奪京凝事多拂乎民情

旨未愜於公論字或未掰乎　睿文詞或未達乎

淵意臣等愚昧恐　聖質英明雖得之天縱而萬機

繁冗間涉於忽畧歟不然則顧問者失其職而

代言者非其人矣方欲陳列而給事中鄧繼曾

乃能先言之此

陛下直言之臣也顧乃以為忤慢下之
詔獄既而又有不必擬罪降一級調外任之
命違忠直而杜言路恐非　中興盛事臣等固不敢
愛死而已於言也夫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是以古之帝王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如唐太
宗令諸司凡詔勅須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
不得順旨施行務盡臣下之意今繼曾有補拾
封駮之責顧不當循默自處也
陛下欲追隆古好諫受言之量豈反愧於唐太宗乎
臣等又請以　祖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

太祖高皇帝賞宋思顏之直嘉許好問之忠又

詔天下使言朕過今繼曾雖愚戇欲忠直於

陛下也何嘗嘉之未及而反罪責之耶

太宗文皇帝嘗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使

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有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今繼曾亦敢言之臣也何

陛下反以爲忤耶　孝宗敬皇帝虛心求諫盥手受

疏其有關於治體者讀之數四不忍釋手在位

未嘗輕出一諫官今繼曾以言獲罪榜笞拘繫

淹以旬日而又謫之遠去是黜諫官矣

陛下敢絕

祖宗動法　皇考殆不宜有此舉也且正直之氣難
培謫隨之風易弱自今以始誠恐人將循默大
臣重祿不極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其患之大殆
不可以勝論者矣伏乞
陛下收回
成命慰繼曾而復其官以作言者之氣其諸臣凡有
敷陳猶望包以　大度假以溫顏涉訐訐者可
以優容之詞藻若許其自致匹夫片善採錄不
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僻總天下之智以助
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
命令則君臣同志而遠邇歸心

絲綸明允而萬方承式時艱不足憂而
中興之治成矣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沈漢謹

題為乞　宥言官以廣

聖德事近試監察御史魏有本題為明用舍以肅軍

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朝廷以從寬發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著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聞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此先正之格言而實後世為人臣者之龜鑑也馬永武臣也身為上将手握重兵折衝禦侮戰衆安邊其職業也顧不務此　出位

妄言

陛下罪之誠是矣而魏有本復為之論救者豈以永之職為當言也又豈以永之所言為是耶蓋以永之在邊智勇過人韜畧出衆士卒感其恩外夷畏其威實

陛下干城之將也其為陸完奏乞䘏典所言雖非然陸完已死矣子孫已微矣聲勢無所可托富貴無所可求其心猶可亮耳昔齊威王使章子將以應秦師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齊王不應後章子大敗秦師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不叛也曰章子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

君哉魏有本之意以永不過受知於陛完尚思
圖報於既死之後不忍負之又況荷
陛下生成之恩覆幬之德其圖報稱於
國家者又當何如耶故有本畧其言而取其意錄
其功而忘其罪是以為論救耳今
陛下遽斥逐之不已過乎夫有本諫官也非馬永將
官之比也官以諫為名則天下之得失利病皆
得而言之其言是固當從之其言非亦當容之
何者以諫官之職在於此也
陛下責馬永出位妄言而有本之所言則非為出位
陛下責馬永不脩本等職業而有本之諫言正脩其

職業今

陛下於有本之言不惟不聽之又從而尤之則非

祖宗建官之本意亦非

陛下用有本之初心似與近日責馬永之

明旨不合也漢唐令主一遇天災必求直言敢諫以

明朝政闕失今

陛下上法祖宗遠媲堯舜近因四方奏報災異

詔令臣工同加脩省其有利弊興革事宜速會官議

擬來看是即聖帝明王克勤天戒之盛心也故

方求言而罪人言是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

之實臣恐天下皆以言為諱杜諍臣之口塞諫

者之心甚非
國家之福也以是而欲彌災致祥胡可得乎伏望
皇上恕狂瞽之言開進言之路少霽
天威收回　成命　勑下吏部復還魏有本原職使
照舊供職倘以時方試職輕率遽言或量加罰
俸以薄示懲戒則
陛下無拒諫之失而益廣從諫之量盛德無疆令名
永世美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獻愚忠請霽 天威以弘

聖德事內開近諸臣奉職無狀刑失其中

聖聰明見萬里洞燭枉直又置諸臣于理當雷厲風

飛陽開陰闔臣猶必盡其說者臣聞周之士也

貴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

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君勢厲臣節也當今

事勢雖有緩病不可繩之以急政雖若法輕不

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

臣恐如病之深者聚藥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

使良醫措手無所此可思而諭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天施地育含垢藏疾踈通耳目嘉惠
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　主意者固自
有數餘非高而誕謾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
影承舛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網孤負
陛下敬大臣體群臣之初意屢　聖慈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惡也但令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臺諫固未必能皆賢所言
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
決壅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無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而無情於
此則至道容衆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

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寛倘蒙
陛下矜憐諸臣無知少寛罪譴去其大甚與之更始
斯君子長者之道也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
隆貴不得輒私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
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即加其臣令其犯法者多
豈盡不才乎盖因循翫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
而
陛下奮然以剛决之一旦未知趋避此臣所以有望
於姑從曲　宥先教後刑也
嘉靖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這御史所奏言雖似忠意猶庇護姑不查究該

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周在謹

題為乞　恩寬宥言官以開言路以彰

聖德事內開先任吏部尚書王瓊侍郎桂蕚力薦其

　才以為可用御史胡松劾其舉用非人奉

欽依著吏部劉品調外任邊方用續該吏部覆題奉

欽依王瓊既公論有干不必起用欽此臣敢論蕚之

　薦瓊及松之論蕚夫瓊之廢斥久矣蕚欲起而

　用之蕚誠見西北二邊虜患孔棘意以經畧之

　任惟瓊可辦而不知瓊之不足以當此選也夫

　瓊以陰賊險狠之資久在謫戍如柙中之虎思

　欲咆哮食肉者非一日矣即一旦起而用之彼

将背其所舉援其所私以逞其無忌憚之為何所不至哉是故逆制而預排之松豈好訐以為直哉故萼之薦瓚固為　國也松之論萼亦為　國也萼急於用人故專取其才松審於擇人故深鄙其行其心一而已矣夫萼

陛下之股肱松

陛下之耳目今萼之薦瓚瓚雖排而屹立如故松之論瓚雖是而遠謫遐荒是何待股肱之厚而待耳目之薄耶臣聞宋唐介劾文彥博之狀仁宗怒之彥博為之營救甚力

陛下之聖遠過仁宗桂萼之賢不及彥博謫松之後

不聞一言救之大臣休休之量固如是乎伏望
宥松狂直收回
成命俾松仍以原職供事則言路開而下情達直道
顯而
聖德彰矣
嘉靖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周在這廝好生輕率狂妄錦衣衛拏送鎮撫司
打著問了來說

欽差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右都督臣馬

永謹

奏為陳言請乞 天恩重言路宥罪臣昭

聖孝以贊 聖德無窮事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朝

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欽此欽遵臣聞天經地義以孝為先行孝之誠

尊親為大

聖君創始制儀為世立教至重伏惟

皇上以至德承鴻業行大孝奉 恭穆皇帝立世廟

聖心切至天下共知 御臨之初 詔令群臣講明

尊崇之儀誠繼天立極議禮制度將以仁孝化

行天下垂教萬世之盛典也奈何當時言禮諸
臣莫能仰承　聖心至孝罔極愚誠一時伏
闕觸犯　天顏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獄杖責
問擬竄逐窮荒罪誠自取雖死無憾即今群疑
盡釋　大禮講明公議一定禮儀制度須有成
規　恭穆獻皇帝真位　聖心慰安我
皇上大孝至仁之盛典足以憲萬世而無疑巍然煥
然盡善盡美臣復何言緣人臣之事君如子之
事父比時廷臣講禮異同誠未能仰遵
聖德至孝原其一念上報　聖明之貞本無二也今
蒙斥逐流離淹有歲月捫心悔過無路自新生

不若死終爲天地間之弃物臣本武夫與諸臣
素不相識但遭際　聖君德侔天地明竝日月
寛慈仁厚海宇包涵　臨御之初下
詔博采芻蕘以廣視聽臣雖猥無能荷
聖明作養見今累官叨銜五府濫司總戎貿寵懷恩
能無感激自守邊方以来每思盡死報國苟有
一得之愚可以上荅　聖明仁孝至德者敢不
冒干斧鉞之誅直言無隱昧死上陳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豐熙等言禮被罪諸臣通查見
數憐憫愚執宥其罪從或復原官或從寛釋庶
君澤下流天包地容物不終廢諸臣咸感再造之

恩必皆誓死盡忠仰圖補報在　廷諸臣亦且仰見
聖德如天仁覆四海洋溢四夷如我
天朝聖君仁恩之盛浩蕩無涯莫不畏威慕德革心
向化而臣等亦得共承休光于無窮也臣民幸
甚天下幸甚臣甘服妄言之誅雖死無恨矣
嘉靖五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豐熙等罪過朝廷自能從寬赦宥馬永如何出
位妄言著一併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陳守愚謹

題為乞均 恩赦過以實衛有事先該試御史魏

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卹典朝廷已從

寬發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

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著對品調外任

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部給事中鄭自壁等題

乞 宥錄謫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朝廷已從

寬處置鄭自壁如何輒為論救好生不識事體

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

道欽此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境事奉

聖旨鄭洛書這廝結附馬永瀆擾朝廷好生狂妄本當治罪但巡按用人且不究治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惶之外臣愚伏念三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宸斷所施若為差等反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久輒干共議而忤　聖情耶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叅請事體加之嚴時宜寬小咎且臣聞之蹶足之馬尚望前途失晨之雞猶思改旦今以一事之失而遠屏之于外彼雖孜孜悔過莫蔽往愆

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之所以不能已
于言也况邇者災變異常上動　宵旰之慮已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昔帝王遇災恐懼未始不
以求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十言之中
不無一言之得苟有一言之得固
陛下所庸采取以備脩省者而亦弗恐棄其人矣且
脩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倏爾出一言官以疑群
望臣恐事有利病不聞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
復舉刺之公
陛下雖減膳徹樂勞神凝思弊習不除和氣不應有

負純心多矣如蒙伏望挽回　成命仍將魏有本復其原職或　嚴諭如鄭洛書或罰俸如鄭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覆載之私而草茅均沾雨露之澤凡爲臣子者宜無不披瀝肝肺以圖補報化戾爲和實肇于此臣無任殞越之至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光祿寺少卿臣余才謹

奏為廣求言以達民情事嘉靖六年正月初五日

欽奉

聖旨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 請寛恤小民以宣脩

省之澤已有 旨待 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

條件降勑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

所開或有未盡則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者

可著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十三道各將利民

事宜具本條陳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來以備

朕采納斟酌施行所言務要切于政事合于民

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彌災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頒群情
欣躍茲盖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于天下尤加志于窮民誠
古帝王不虐無告不侮瘝寡之盛心也九重留
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霄漢的然有足徵者但
拘以四品始得以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
切照　朝廷之上或　賜御書或
頒宸翰或　賚鮮品或　賜宴勞不能徧及群臣則
可限以官若夫下　詔求言豈宜復有間定臣
嘗伏覩　大明律一欵凡　國家政令得失軍

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　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為言况好察邇言設鞀求諫舜禹為君率由此道是故不惟問之在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詢及芻蕘而又詢及工瞽不言者尚誘之而使其進言况當言者顧拘之而俾不得達哉今之四品以上大臣皆能諳練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　清問者矣但群臣之中或曾事故居家得熟聞于土俗或因公差便道得採訪于民

風均爲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習儒書獨
無啓沃　君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
聞于朝芻菲之詞見遺于野是豈廣詢博訪之
美意哉若小臣輕躁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旨不必復拘品級欲達四聰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廣闢求言之路勿拘四品以上
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的實者俱
要條具以　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使于
御覽不許虛飾繁文以致瀆于　宸聰如此則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
民之情皆得備達于

上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已有旨了余才既知民間利病著明白開

具奏來以備采納施行該部知道

巡按陜西監察御史臣浦鋐等謹

題為廣

聖恩宥愚直以開言路事臣謂天下治亂之機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直諫得以上

聞而治道興言路閉則姦巧諂佞得以下恣而治道壞此古今不易之常論也近因邸報刑科都給事中高時上言劾翊國公郭勛違法事情

陛下將郭勛拏問高時加俸一級臣仰見

聖明天縱 睿知神授昭如日月威如雷霆不以勛平日眷愛之臣而法為少屈也天下聞之人心聳然大奸大詐之徒聞風震疊潛消屏息垂首

隱伏而不敢作矣臣切思河南道監察御史今
見監楊爵春初所奏中間一槩舉郭勛之事
陛下不加斥譴薄示懲責只下獄監禁者臣亦仰窺
聖心蓋將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眞而後發之如
時之獎也抑將察爵之心試言之忠置之獄而
欲使之悟而後諭也蓋楊爵之為人臣初不知
其何如人也近出巡經過耀州富平一入其境
察其平日儉素之行忠直之心外無技詐鄉里
服其誠恪素稱孝友風俗藉為觀法兄亡而棄
官養母母喪而廬墓致思耕田讀書足跡不入
城市之內候時守正請謁不造府縣之門其行

如此去年荷蒙
陛下録用起廢入官今春感　恩圖報積思陳諫乃
移事親之孝而為事　君之忠也古人求忠臣
必于孝子之門有臣如爵可輕棄之乎况楊爵
與高時諫言之時不同事　君之忠則同在高
時既得蒙加俸在楊爵亦當蒙　寛宥且在獄
已逾半年悔悟亦非一日矣伏乞
陛下擴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直
宥其狂妄將楊爵或從輕釋放仍留供職置之
朝宇之間使得展布靖共之才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斷不上負吾

君下負所學也庶幾闢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
大開臣下孰不效忠思奮竭力熙載以觀太平
之盛歟臣遠處關陝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戰慄恐懼戴罪之至
嘉靖　年　月　日奉
聖旨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鍾繼英謹

題為懇乞　恩宥言官以

聖量以廣忠益事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為運者也言路開則君德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未有不由于闢言路者也敢諫之鼓聞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懇至如將不及抑獨何心哉蓋所以防微决壅運元氣以葆天和耳日者吏科給事中石星見歲序更新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有以觸　天威以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

職為民夫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于訕謗也
乃特 聖量天寬不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者碩博採謀謨無論大小一有
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己以從之內外臣工
孰不頌我
皇上涵弘之度博大之仁真出千古也茲乃于石星
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天地萬物一
體聖人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恝然已耶夫國之所以隆替者機而已矣
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亂

氣莫伸口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敢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于臣宥其所可宥者不足以為難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聖后星日者肆言無忌指擿

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　俯賜優容還之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　願我

皇上毅然以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忠言之譽則言路闢　君德隆　國祚昌而元氣之

周流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隆慶二年三月初八日奉

該衙門知道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駱問禮等謹
奏為懇乞 聖明廣延納以隆 大業事臣等伏
覩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下命錦衣衛拏打一百棍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擾
并將各監局科道大使裁革又該尚書劉體乾
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擾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
異切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
陛下所賴以昭 盛德而定 大業者乃不思敬懼
圖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已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不能無慮者

方今寇盜頻興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者
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宦豎且信
任大臣優容言官乃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藉藉皆謂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而縱宦豎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如此亦無辭於衆口且自古帝王未有輕
用百棍之刑者況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爾萬一不
異致有不虞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
哉即二臣所　奏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

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幷各監局之科道而革之怒甲移乙天下人

心洞若觀火雖至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初度　懋堯乎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萋菲之私言而易股肱之大義

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摧萬世之紀綱

慎儉德無間顯微　釋成心有同冰雪如一財用之

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詼部以為何

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

一刑法之小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

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

後即於刑推而　萬機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　大業亦可永固矣夫劉
體乾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
大小諸臣毋以二臣為戒二臣所　奏應否畧
其言詞之戇而取其用心之無他若監局錢糧
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國體政計為
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帝王竝
祖宗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
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懸望之至

刑科右給事中臣汪思謹

題爲容狂直廣聽納以隆

聖治事臣聞古之人君其致治者必受諫其受諫者天下必治其召亂者必拒諫其拒諫者天下必亂從古帝帝改過不吝湯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下[illegible]恃德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以其無當之材[illegible][illegible]自焚之禍是商之天下以受諫而興以拒諫而亡此一代之明驗也唐玄宗撥亂反正姚宋韓張諸臣論諫建白靡不見從天下肥矣之言誠足傳美萬世天寶以後漸肆荒淫林甫專權仗馬有戒而祿山之亂成矣是玄宗之天

下以受諫而平以拒諫而亂此一君之明鑑也
其他史冊所紀無不可徵是故人君必以聽諫
為聖惡諫為愚治亂存亡關係不細臣嘗往論
太祖高皇帝人臣竭忠成全其君與夫拾君之失捄
君之過補君之缺之言未嘗不仰嘆
聖祖之德上與成湯同符也　聖子　神孫率遵
遺訓重熙累洽天下賴之至于
孝宗尤稱盛焉正德年間群邪用事忠諫阻抑天下
幾危
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除科道官以言為職外首
司庶民皆許疏陳得失莫不秉時自奮以答

聖明望治之心
陛下聖德撝謙多所奬誘遂使正德之亂轉爲嘉靖
之隆天下臣民何其幸也當時論諫既多不無
雷同鄙陋臣之愚昧實嘗過憂以爲芻蕘之言
恐致厭棄已而仰瞻 聖德無不包容馴至改
元漸不逮始或應之以漫語或督之以嚴詞甚
或示之以薄罰一二年間遽不相似此豈雷同
鄙陋者眞有以瀆 聖聽歟抑其狂直峻激有
以犯 天怒也然則臣之初憂今見效矣夫忠
臣非故訐其君也食其祿不可不匡其不逮也
君而誠賢則曰彼食而祿者彼非自爲也彼爲

吾社稷人民也彼有蔽吾聰明而誤吾國家者可誅彼有徇吾意欲而竊吾祿位者可誅彼有為吾達民情壽國脉正王法陳治道者則可賞者也

陛下豈未嘗如此一思乎昔唐臣陸贄告其君曰臣之進諫有失中君之納諫無不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然則諫而失者賢君猶當誘之以來天下之善况其諫而得者既不能用乃又從而罰之乎臣請以近事言之如東廠受人民趙紀告詞　奏拏知府鄭

皐科道兩次會題正其非法

陛下乃曰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来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来說章僑會本之外復獨爭之

陛下又曰趙紀事情待一干人犯拏解来京之日問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来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三箇月又日来賞罰無章　命令未善李學曾請定議格條并悉付　内閣以杜私謁

陛下又曰朝廷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来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

俸一箇月　天怒所加朝野驚愕豈但諸臣惶
懼失措凡使明目張膽欲抒愚衷論大計者亦
皆望風退縮不敢復為撩蛇履虎之事矣以
陛下如此聖明而使臣下有諱言畏諫之心其爲害
豈淺淺哉且科道止據　朝廷成法謂東廠不
得受狀　駕帖不得出京非謂郭九皋不可提
問也否得趙紀曾以前項事情兩具
奏擾未嘗一言及人命贓私一節該衙門勘破奸
弊已經參看立案不行奸謀未遂乃輒添入事
情捏告東廠此亂法梗化之民所當懲治不赦
景賢不思例不應受法不應行乃輒具

奏以惑
陛下及輕論劾之章吏肆無理之辯遂使
陛下反疑諸臣之言謂不足聽諸臣豈不知人命至
重哉豈不知贓罪可惡哉平時內外貪酷官吏
科道糾劾罷職未嘗少恕即如近日東廠管事
千戶陶淳接受宗源銀兩威逼鄒興致死諸臣
曾以告之
陛下豈于九皐乃獨欲脫之邪
陛下于淳已明之獄止革管事尚未遠罪何獨于九
皐之未經勘實者而致嚴如此耶臣愚以為此非
陛下本意必左右惑之姑飾詞以相應耳又況提解

問理則有司存獄之既成自合請
旨何勞　朝廷之屑屑處置也其不幾于行臣職邪
至于李學曾之　奏中間多論及貴近群情衆
怒讒言競興必有以激
陛下之怒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不然則如
景賢受狀之變亂　成法不以為罪而空言建
白者乃抵之罰邪是皆臣之所大惑也夫臣而
狂直輕率以犯君上者罪也臣而緘默阿順以
誤國家者亦罪也然而犯上之罪得罪于一時
誤國之罪得罪于萬世今
陛下方赫斯怒詰責諸臣而臣復以狂言冒犯斧鉞

豈臣之大不避忌哉亦恐得罪萬世不可以自
逭耳又況
陛下本來好諫冀克有終豈其不一二載遽爾大相
遼邪故臣愚日望
陛下改之不敢謂
陛下畢竟如此也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
也臣之所以狂言不敢負賊其君之名也伏惟
攷商室之興亡鑒玄宗之得失致
皇祖之遺訓嗣　孝廟之芳聲俯察愚衷少加
采納并将先次會題及李學曾章僑所論重
賜詳覽與三四大臣商議改正收田李學曾章僑

罰俸之　命更加獎誘如此則豈特
陛下君德增盛斯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
嘉靖二年七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視南城試御史臣蕭廩等謹

題為懇乞

聖恩宥法官以重風紀事竊惟

京師五城例差御史巡視欲其禁伏姦暴綏輯善良以奠安重地但

輦轂之下權貴實繁雖以御史執法之官亦不能勝其撓法之衆必賴　朝廷主張於

上特有震撼曲為保全然後風紀可以振揚職任庶可克盡近該御史楊松巡視西城偶因少監黃雄違法等事未敢擅究先行奏

請雖其為言不無忿激之過乃其為心則欲守

陛下之法以安
陛下輦轂之民非有他也隨該黃維奏辯仰蒙
皇上罪松奏事不實降其職級調之外任夫黜罰之
餘猶叨敘用之資是
嚴譴之中實蒙 寬大之恩矣為松者固感戴無涯
而臣等同官之臣亦方震悚無地安敢復有陳
告以干 天聽我但念言事過激固松之罪而
見事即奏亦御史之職也若因一言之謬遽寢
其事一事過誤遽罪其人則不惟臣等將來緘
噎廢食臨事束手竊恐貴勢得志姦宄效尤風
紀不振或至重地不安其於

聖治關係不小此臣等所以不敢避同事之嫌而輒

陳其先事之慮也仰惟

皇上廣大同於乾坤　明睿竝於日月自

即位以来未嘗以指斥

乘輿而輕罪一言官乃今以叅論中璫而重譴一御

史正昔人所謂千人主易忤貴臣難萬一天下

傳之史冊書之其於　聖德關係尤為不小此

臣等所以不敢不一陳愚悃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推日月之照臨擴　乾坤之覆載

察松無他

俯容照舊供職庶法守不撓風紀益重而

聖德益光

聖治將益盛矣臣等無任懇祈悚息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同御史俞一貫等題奉

聖旨近来御史通不諳事體如何又来奏[illegible]

該衙門知道